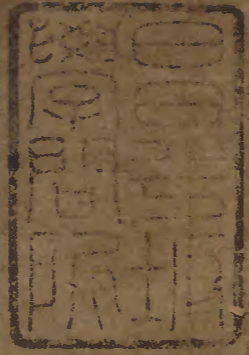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三百四十五之三百四十八

癸十



漢書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	二五六
函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100)
函號	294 1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淺草文庫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四裔考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  
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

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

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

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盛後魏初

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

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

馬於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

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





密雲之間今密雲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皆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丘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埏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人寇邊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其弟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碓石黃虜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碓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弃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攻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丹書鈔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

卷之三十三



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安固襲封後為其酋可突于所殺奉安  
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出女慕容氏為  
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  
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  
王脅奚眾共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  
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  
圍之可突于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  
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  
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  
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  
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  
奚為嚮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  
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

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  
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遣酋豪數十  
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  
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  
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  
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臺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  
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  
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寢又彊習爾之死  
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  
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  
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  
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  
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



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  
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  
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  
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  
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  
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  
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  
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  
丹阿保機乘間入寨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  
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  
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謂之阿保機不  
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  
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

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  
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  
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  
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  
部以爲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  
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慕容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  
約爲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旣而背約遣使  
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  
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  
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  
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又制婚姻置官号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  
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



居爲上京起樓其間畧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業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北走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鉄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大雪山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懇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

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官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



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  
謚阿保爲太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  
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及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秃餒煎刺  
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  
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  
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  
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  
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  
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遼  
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  
因水歸赫遼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  
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  
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

西承曠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  
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  
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咸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  
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  
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  
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  
徙橫帳居殺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  
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  
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  
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  
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  
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



皇帝敬瑋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均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立宋已為帝德光有宮殿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幽州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瑄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

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眾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眾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柰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



從恩安審騎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清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  
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請救兵至引去而從恩  
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  
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  
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  
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  
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  
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百領大將各答數百獨趙延壽免  
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  
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  
德光毋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  
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甚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  
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

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  
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  
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二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  
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  
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  
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  
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  
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  
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  
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  
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  
后為降表自陳過谷德光遣解聖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  
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



躬探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  
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  
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  
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  
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  
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晋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  
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蕃龍府癸巳入居晋宮以契丹  
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爲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  
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晋儀而甕裏左  
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晋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  
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  
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晋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  
光嘗許趙延壽滅晋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晋延壽所爲先鋒

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晋而無立延壽  
意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  
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  
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德光已滅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  
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  
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  
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  
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  
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  
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制姓名曰蕭  
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晋内諸司伎術官  
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罔謂其  
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四  
卷  
三  
百  
四  
十五



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請還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  
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  
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鬻骸十數萬枝  
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  
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  
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  
人謂之帝昶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  
太祖德光爲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  
從號永康三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  
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  
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臣等俱  
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十兀欲兀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

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  
召延壽飲酒誘而錯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即  
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  
棄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  
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  
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谷守鎮州  
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  
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遣述律於祖州祖州  
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  
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  
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  
我國中人音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授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



山遣至鎮州召馮道... 馮道... 鎮州軍亂大將  
白再榮等逐出麻谷... 麻谷... 鎮州... 德光之  
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 德光... 鎮州... 麻谷...  
酷虐多擊中國人... 中國人... 馮道... 鎮州...  
此割之具自隨... 馮道... 鎮州... 麻谷...  
不勝其毒麻谷已去馮道... 馮道... 鎮州...  
攻邢州陷內丘契丹... 契丹... 馮道... 鎮州...  
矛戟夜有光又月食... 馮道... 鎮州...  
者大半兀欲立五年... 兀欲... 鎮州...  
兀欲疆之燕王述... 燕王... 鎮州...  
淀德光子齊王述... 齊王... 鎮州...  
述律以立述律立... 述律... 鎮州...  
不能近婦人左右... 述律... 鎮州...

兀欲自夜至日晝... 兀欲... 鎮州...  
使者至中國而周... 周太祖... 鎮州...  
兀欲死述律立遂... 述律... 鎮州...  
節度使田景咸為... 田景咸... 鎮州...  
部署前鳳翔節度... 鳳翔... 鎮州...  
候韓通為陸路都... 韓通... 鎮州...  
數十里至益津關... 益津關... 鎮州...  
行瓦橋淤口關瀛... 瓦橋... 鎮州...  
疾乃置雄州於瓦... 雄州... 鎮州...  
兵不血刃述律間... 述律... 鎮州...  
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 歐陽氏... 鎮州...  
縣令胡嶠為翰堂... 胡嶠... 鎮州...  
記隨入契丹而翰... 契丹... 鎮州...  
妻爭妬告翰謀反... 翰... 鎮州...  
翰

四傳... 五代史記... 翰... 鎮州...



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徃徃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定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

字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一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元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元欲追至獨樹渡遂因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蔬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澶始有柳一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澶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六林長二三里皆蕪莧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元欲待卓張于此會部人葬



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而高相去一  
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礫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  
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閉明日開門曰拋醜禮  
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  
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  
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  
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  
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  
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  
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  
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  
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嗚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  
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又東遼

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  
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  
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  
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  
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  
突厥皆與媼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  
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  
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臚河夏  
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  
子其人髦首披皮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  
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  
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其韋地多銅鉄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



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  
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  
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  
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  
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  
嘗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  
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  
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織甸語其言  
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  
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  
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  
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

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宋獻陽 馬 端臨 黃真 著  
明 司馬 馬 天叙 應房 史刊  
四裔考 契丹  
宋太祖是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下事夷狄先是五代衰  
益或人為給其直請數以補職騎之關上乃令盡還所金馬  
禁民得得出塞外益者未幾虜人入寇州刺史何繼高擊  
之獲馬四百匹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虜州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四裔考 契丹中  
 宋鄆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明斬場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賈晉園非人然世禮融以爲晉賈瑄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宋鄆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明斬場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  
 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  
 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寇棧州刺史何繼筠擊敗  
 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  
 杜延韜以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  
 駕征河東虜兩道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鸞等敗其師是秋涿  
 州刺史許周夔來降以爲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  
 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欵詔官其首領  
 是歲述律爲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

四裔考 契丹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  
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  
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  
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  
祚度城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  
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  
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  
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此虜盡矣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  
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  
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  
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  
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今從獵近郊上親射  
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

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  
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顛來賀長春節五  
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衰遣使來修聘禮太平  
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  
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  
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拽刺梅里  
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  
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  
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十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  
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  
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  
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傅於城下命諸將  
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



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玄詰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  
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亮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  
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  
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爲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  
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  
昉扈蒙等以爲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  
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日俱寇  
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僭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  
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  
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御大  
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亮進  
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  
略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

月利沒細元瑤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  
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  
其師逐北至青冢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  
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  
事決于其母蕭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  
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爲然三年正月大發  
師出塞進討曹彬崔亮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  
美楊業等出鴈門尅期進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  
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頹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  
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  
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  
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  
勁兵於幽州兵旣聚不暇爲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



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取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兵進軍之速且慮斷饑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歧溝關虜騎迫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爲副部署盧漢贊擊破於

二鎧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上思宿將劉廷讓宋偃張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偃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畧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爲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筭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畧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旣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



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  
党項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  
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筭於府州折御卿爲之備至是  
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以勒浪等族乘虜之亂  
詐爲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  
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大  
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令  
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  
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  
千騎寇雄州爲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  
年契丹于越王五寨監史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  
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絲給近甸  
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

餘人獲馬五百疋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  
王顯祖後隊橫亘數十里督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  
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匹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  
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見吳都部署  
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  
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衆二萬餘人獲其  
僞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其衆餘奔  
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亡擊走之六年七月僞供走官  
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即陰結次隆慶隆裕幼  
鄭哥早二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  
萬八千餘騎其僞署將帥契丹凡女奚有皮室當直舍利及  
八家落舍利山溪四鎮諸軍約一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  
常侍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人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



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一至古遼陽城即號爲界東京  
考西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河具國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圖  
之東用樓高麗又北至方直東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爲供奉  
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安軍節度使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  
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一節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  
亦常事止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爲害願專責將帥  
不須戎輅親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  
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等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  
寇尙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一年虜主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  
都部署王超收兵以待旣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熾  
攻圍瀛州詔虜尙嵐軍保州吳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  
縱擊以分其勢旣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急攻瀛  
州晝夜鼓噪八段攻具負板棄炮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

木擊之皆隊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爲城兵  
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  
游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  
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  
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爲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爲鈐轄武寧節  
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侯王  
隱爲都鈐轄入內副都知秦翰爲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  
在又詔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水又  
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旣而虜衆過天雄  
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王師旣成列都排陣  
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  
所領皆銳兵方爲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  
而隕暮夜至寒死虜大挫衄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



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爲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  
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節者石普且致密奏  
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  
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  
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  
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戎毋禮遇  
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  
以求關南地爲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  
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  
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來皆  
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  
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夷之  
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繼

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雉場與北界貿易瀛  
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  
僅等往使戎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虜主僅等  
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僅等辭還贐以器服及馬五百餘疋  
自郊勞至于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爲動厚之意十  
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  
月遣使報聘如之自是歲以爲常四年戶部員外郎李維使還  
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蒔騎出射獵官屬隨  
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  
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太  
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幽州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  
宋祥符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虛小鮮居人夾  
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切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



東掖西掖門然蕃戎性不遠... 二年十  
二月蕭氏卒遣使... 相韓德讓死... 德讓專政有  
智略契丹推服白蒿氏卒德... 虜主閻弱... 憂在柴黠  
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 虜主閻弱... 憂在柴黠  
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 虜主閻弱... 憂在柴黠  
兵器駝馬糧糗如其抄略所... 虜主閻弱... 憂在柴黠  
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虜主自  
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帳族卒棄... 有還者官屬戰沒  
大半乃令幽薊選士人以補其乏初奉使... 遼州後署中  
京又置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曰溝驛度河  
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  
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  
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

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  
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  
城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  
請和後易之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  
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塔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  
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雲河  
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關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  
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 遼定國王嘗於此過冬  
自入山詰曲登陟無夏里候但以馬行... 記曰京而約其里數過  
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二里至古... 山... 崖中有路僅容  
車軌口北有鋪... 連繩本光陽防... 契之所窳為隘東然  
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日頃犯... 由斯出又度德勝嶺  
盤道故俗名思御嶺八... 里至新... 樂離窠... 漏槍嶺四十



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佛像故也烏梁河東有漆州因  
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紫菜嶺七  
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  
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  
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路追所居屋皆就山墻  
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蒼戶百餘編  
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山館八十里至鹿兒  
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嶺自北漸出山七十  
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  
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  
府城垣庫小方圓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  
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衢通闕望闕次至  
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闔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

國圖夏射之所自過古口即 番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多耕  
有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 以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  
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 棠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驢車  
逐水早射獵食止糜粥炒糲 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館又四  
十里至窰館又七十里至松 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  
里至廣寧館又十里至姚家 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  
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 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  
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 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十里至長  
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即神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  
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 尺許又四百里至上京臨潢府自  
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 言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  
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 城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  
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也 遼館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



里號涼定在漫頭山南遊具之處多一尋掘之餘即有堅水天  
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死於謫居至木葉山山在平京  
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甚異其地有亭臺由古  
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矣  
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  
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烟河館  
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廩人多漢  
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入山少人居  
七十里至內都馬館蕃語謂山為訥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子山  
館前傳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  
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  
林木其河邊平處國王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  
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

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  
保機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壇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  
毯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壇屋署曰慶壽殿去尚山遠國  
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  
獵則以捕獸蕃俗罽魚設氈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窟  
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鈎竿竿有矢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  
王在土河上罽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  
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  
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  
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  
玉翠毛蓋漢魏時遠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  
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加義襪繫鞬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  
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擬雙



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帶  
丈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  
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絜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裘弓  
以皮爲弦箭削樺爲鞞鞞勒輕缺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  
爲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主所都中  
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  
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攷

###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計發  
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  
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  
閭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

登極隆緒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  
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爲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  
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  
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既卒其弟八子宗真立小名木不孤  
爲皇太子及卽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天  
皇太后慶曆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  
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  
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  
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  
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  
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  
稱蕃尙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况營  
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



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爲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于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對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曷議討除已嘗遣杜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堦開決陂澤盖霖潦衍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懽初虜在捺鉢没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

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帝帝之大德平澶淵之役若從請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所私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上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詎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



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  
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  
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  
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  
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  
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  
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旣歸復命再同張  
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澶涿  
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疆授之時  
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  
以及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  
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  
夕易書而行旣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

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爲五十萬  
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師而宰相  
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爲無窮之敝虜旣得增幣  
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爲貴官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  
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言捷四年以契丹  
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爲講  
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  
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  
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  
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  
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  
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  
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基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基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盜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曆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辨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比塞越耕墾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鑄諭亦不聞肯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其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水泮即縱鷹鷂以捕鵝鴈夏居炭

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敬史不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督太師兵又有國舅給轄選蓋裳袞諸司南北以室二十部族節度類必里九京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藉為兵將與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禁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提馬及傳命有銀牌一百隻所合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刺人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俘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官領之並雜縣置官屬既死則設



天宮爐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改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餅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何保機曰洪義官德光曰永興宮元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官明記曰章敏官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官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不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厚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正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諱子唱蕃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南女真黑水灰國屋惹國破古魯阿里石鐵離靺鞨党項突厥土渾子厥蓋不古室

葉越南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宜羊馬馬庫而善走人能寒苦而眾故諸國憚之每正兵一名自備馬三疋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甲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蓋抄袋搭鈎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抄一斗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圃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治攻其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闔號族門兵津濟經路皆巡視絞絡若攻城軀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蒲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闊狹馬五百或七百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噪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為所乘若



累日不解則困于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馬其大  
畧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以  
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  
洪晷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  
宗登極遣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三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  
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其舟  
又創遣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  
請於保州塘灤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爲方田作溝以限戎馬  
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基疑  
馬數欲辨爭小事以嘗試中國七年遂遣蕭福來致書謂蔚應  
朔三州土田昨安鋪舍南北禾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自  
覽舉申輒爲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負不  
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勳賞深越封陞令屬省巡遂令按視備訂

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  
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選再行安頓宜惟疆場之  
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禧自雒州來知州王慶  
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  
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爲言且及雒州修城白溝驛創箭  
窓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  
定奪雒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北創築有違誓書今  
當罷止其後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掠去固嘗累飭邊臣  
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今郭庠侵入本界仍復  
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  
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  
臣蕭素于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  
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縝必欲以分水嶺爲界帝患



之詔詢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帝遣內侍李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甲長連城為界有公牒六十物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又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安石言於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人李福壽之故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干惟孝程詒程岳武備懼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

之江南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汝弼英弼與太子濬有隙濬畜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基視之母自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人乃立延禧為太孫元符元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弔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輟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蔡京為相諭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請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



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  
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  
年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  
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  
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權易場女真以  
金珠密蠟爲市率爲州人賤直彊買且拘辱之謂之打欺與至  
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阿木河延禧  
自秋山將之顯州東山射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  
之弟殿前都點檢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挺勃  
副之帥契丹奚兵五千屯山河店臨白江與女直對壘時北方  
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不敢  
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  
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爲所得又追襲百里殺都

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頴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  
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  
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  
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  
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爲期民多  
廢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氈甲備數而弓弩  
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軍樞密副史耶律幹  
爾朶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涅曷  
出咸州路左祇候郎君蕭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  
遇敵才交鋒稍卻退幹爾朶打以爲漢軍遁卽領奚契丹兵棄營  
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將再戰再  
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爲女直攻陷蕭嗣先  
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



掠若不一赦將爲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峇契丹昔滅渤海建爲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爲政苛酷六年渤海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爲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夫下張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頭州進軍攻渤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悅及前通判保州張翥等言遼雖爲女真所挫而上下

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爲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爲元帥宰相蕭德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蒞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關門降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裏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爲兄弟夏國爲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威信蕪復五



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  
事邀求封冊爲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喜自此無  
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列歸州觀察使張孝偉爲封  
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爲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  
等腰斬之諸酋爲謝乃解舟人答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  
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  
國上世家坐所在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  
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  
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  
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譖殺文妃及撻曷里并  
其妻余覲懼擁千餘騎叛歸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  
覲爲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禧懼卽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  
尋問余覲至奉先謂延禧曰余覲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

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  
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携延禧畏逼率禁衛  
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幾爲  
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至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趨  
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  
不汝容并及我奉先慟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  
雲中查刺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虜不  
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  
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  
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難色  
曰居攝可矣何必爲直處溫不可淳出遽被以赭袍淳慟哭力  
辭不得已遂僭卽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燕雲  
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都招討諸蕃



部旅延禧王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羣羣以平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羣牧獻于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爲大石林牙所有淳旣立遣知宣徽院蕭捷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擅得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人董才沉雄果敢爲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丘入雲朔至崞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以爲閭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于雄州以劉延慶爲東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楊惟忠种師中王珪趙明王志爲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

光世與景曲奇王育吳子厚爲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爲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卽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揚可世將輕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于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旣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爲皇太后后旣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以託國吾卽從之或言女真兵盛勢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行乃遣使二國令爾容



韓昉等使于我又令章言中使于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  
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即納土  
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納款且密約貫攸  
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寢泄或請后告之  
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  
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  
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  
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旣以全師  
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  
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衝敵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  
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  
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  
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求

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  
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  
鬪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雜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  
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  
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同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  
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藥師之無遺險逸其一人歸報旣夕而道  
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於道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  
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一月金人陷居庸關蕭后率蕭幹  
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三松亭關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  
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淳之齊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  
祚然見之有何面目石林牙命舉出關之於是契丹軍從石林牙  
軍從幹林牙後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后爲  
庶人改姓虺氏矣至是後而蕭幹偕號大奚國神聖皇



帝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劇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藥師討  
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少振帝問使胡僧與之約許迎至京師  
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筵第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  
大喜會骨打死弟與乞賈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  
主兵延禧謂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  
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虜入長春  
陽車駕跳奔當兵方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為所有乃  
其鋒非計也不如畜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  
行四年冬延禧薨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處  
兵遮其歸路戰于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  
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十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  
之小鞬鞅五年正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  
佛像長丈有六尺他寶真稱是皆委之

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海濱王處之長白  
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  
天祚凡九代

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五



山東凡五十五二十五羊解... 山東凡五十五二十五羊解... 山東凡五十五二十五羊解...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宋都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柰城諸部不相  
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  
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咾可汗常以吐屯潘埜統領之蓋契丹  
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此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  
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水蓋積子山其  
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  
移向西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咬啣人皆巢居以  
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  
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  
蘧蓀為室如突厥氍毹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



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蘧蔭覆上移則  
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籍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牛少馬多  
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  
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  
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  
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渠帥號  
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  
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  
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寇以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  
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  
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  
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迳路險  
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

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黃  
室韋小如者室韋訥婆嵩室韋達木室韋駱駝  
郡之東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  
詔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  
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  
突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  
酒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

豆于

地豆于國在  
惟食肉酪粥  
年頻犯塞  
師迄武定末  
章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  
與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  
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順擊走之自後時朝京  
祀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亦曰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比其土不濕多  
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殺麥無大君長  
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  
竊故侵藏野蕘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筮篋木槽蓋面而九  
絃其國西北有克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入西北二十日  
行有于巴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  
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  
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大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  
於石室之北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  
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  
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其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  
頭居土窟中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  
卧浮履水没喉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此韋鈔掠無甲冑以  
石為矢鏃

霄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  
勝丘萬餘人俗與突厥略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  
唐貞觀中遣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斡剌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  
散居去燉煌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  
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指而頭高其下以  
馬皮順毛衣今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履縛之足下



若下阪走過春 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馬上阪  
即手持之而登 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所 多處其所居  
即以樺皮爲舍 丈夫翦髮樺皮爲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  
天寶初與紇 覆設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爲賀  
臘毗伽可汗 使者入謝玄帝賜袍帶不三年爲葛邏祿回紇  
破奔北廷 北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後見

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  
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西邊斜豎木  
版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  
縹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  
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  
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

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  
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二三年無餘服制靺羯有乘海至其國貨  
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犍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  
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羯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  
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敢人莫有涉  
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勒  
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  
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靄凡十有五種  
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疆  
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  
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

四裔

文獻通考卷三百七

四

崇禎二年重刊



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  
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  
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  
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  
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  
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  
突厥北邊頡利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  
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  
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  
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  
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  
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  
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屬駭鳥散不知

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欽高會引見  
渠長等以唐官言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  
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  
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蘭州斛薛為高  
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  
帶林州白雪為賓頭州其西北紇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  
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獨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  
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  
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  
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葱寶刀以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  
殿前設高站置朱提瓶其上替泉浮酒自左閣通塔趾注之瓶  
轉受百斛錄益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  
以上祖歆尚書省中渠領共言上允隨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



言與爲三姓依唐若父母然諸  
六三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  
具聖馬運南待使容歲內貂皮爲  
宣奉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  
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號吐  
父所領婆閩死子比粟嗣龍朔中  
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  
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  
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  
子伏帝自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  
羅魯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南  
都督王君莫誣其罪流死濟南  
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  
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

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  
稱左右葉護助拔悉密擊走烏蘇  
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  
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隸  
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  
曰紫羅烏曰胡咄葛曰噏羅勿葛  
薩曰解盟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  
拔野古司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  
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  
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  
丙案授無使者使者出門升幣至  
凡無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  
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  
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



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吸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宗與約今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安度使子儀合討同羅蕃破之又令其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帝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王進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令耆老以繒錦善疋賂回紇乃止不劉蕡還京師帝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闕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吸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瑋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瑋折之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王為可敦瑋還獻馬五百疋貂裘白氍等乃遣王子

骨吸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年骨吸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君存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歸于府兵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可敦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東會回紇于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臣度不能

回紇  
臣度不能



屈即引子昂少華君榜之一百少華君一夕死王還管官軍以  
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紇及諸  
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回紇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  
陽屯三月旁人困於剽辱僕因場率回紇與朝義率戰蹀血二  
千里身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諸  
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  
王翊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賚封一萬戶以其左殺  
右殺為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  
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請改事子儀詣其營遺以纏頭綵三千且讓之酋長饜服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  
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儀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  
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

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曆三年可敦卒遣使弔祠明年  
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為可敦賜綵二萬時  
財用屈稅公卿贏橐它給行回紇之留京師掠女子於市引騎  
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塞勿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  
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  
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報也復以萬馬來帝不  
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一使遣京兆尹黎幹捕之詔  
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以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  
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陞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  
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  
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虜人姓胡勃可汗入寇可  
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為禮安撫虜莫賀達子曰唐大國無  
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回亡耗略盡今舉國遠



闕有如一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負怒因擊殺之并屠其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奉貨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鞬然遂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之突董察視嚴亟群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疆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群胡收橐屯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

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琚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耶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志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卒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為



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所立遣使者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答怨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驚如鶻然詔以嗣滕王湛然為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為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羅斯立詔遣使冊為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使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昕等皆為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

廷相依亦厭虜哀索自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語千迴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費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使來逆女



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  
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原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  
爲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  
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  
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爲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  
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爲可汗開成四年其相羅羅勿作難  
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爲可汗方歲飢  
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  
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  
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人吐  
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  
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  
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邊

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  
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且饑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  
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絳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  
子盟沒斯特勒那頡頏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  
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于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上可汗  
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  
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  
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  
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盟沒斯以赤心紆桀難得  
要領卽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頏收赤心衆  
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破之悉得其衆那頡頏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  
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



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唃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  
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唃沒斯率三部及  
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唃沒斯爲右金吾衛上將軍  
爵懷化郡王其酋阿麼支等皆拜郡公唃沒斯請留族太原率  
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  
者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  
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唃沒斯等旣朝俱賜姓李  
氏名唃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爲  
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兵出振  
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忠等與回  
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穴壘出鑿兵烏介驚引  
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  
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亾者

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  
卽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爲可汗思忠等以國亾皆  
願入朝見聽擢爲左監衛上將軍稟奉賜第分其兵隸諸節度  
遏捻可汗哀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初中張仲武  
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  
輪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壽斯馳九騎夜委衆  
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  
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  
蕃自給稍歸龐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  
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  
使者至京師帝卽冊拜唃祿登黑邏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  
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  
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



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  
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  
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  
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五  
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自唐以  
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  
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周易言等官爵  
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  
遣使冊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  
何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爲順  
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  
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蜀

氈駒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  
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  
去帽被髮而人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紅絹囊  
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與四  
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市  
中國其所賞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  
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  
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  
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  
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  
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  
涉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  
之用五年及維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年回鶻都督石仁



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爲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降詔嘉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太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旣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爲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旣而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讐

新使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回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複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絲二十匹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鄰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番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寔疆內相攻其大酋乙昆咄陸可汗建廷號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昆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



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却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蒲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宝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

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汗今若走蕭颯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圍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憐傷士裁二千騎二百雜畜橐它千許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塩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聞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羣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第葛勒河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



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濟邊益口則食翔價頃  
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  
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  
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  
史王鏐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孽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  
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  
宜隸光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  
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  
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代潞誅劉慎俱從軍有功  
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頃回鶻殘衆寇  
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  
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衰  
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迁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

捉劉麗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  
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以突騎  
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  
時歲歉文楚廢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  
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共丐以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  
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  
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  
彥昭等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  
武盡取其資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  
用轉側蔚朔回東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遂而攻三  
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禧宗以鐸領大同  
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  
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



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瘴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  
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  
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國  
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圍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  
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師倡言今黃巢北寇爲  
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  
黃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  
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朱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  
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  
騎五千入居絳兵糧劫帑私自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龍西士  
囂緝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眾不得威名宿將俱無功吾兄  
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伐北部不敢還今  
若召之使將兵代伐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

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  
併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  
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  
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兩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  
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  
昌爲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昌  
卒昭宗即位封克用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  
是爲唐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白合聖良馬首似臺駝筋駝  
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  
長夜短日入烹羊脾執東方已明蓋日月入處也唐貞觀二十  
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玄闡州其大酉候斤因使者獻馬帝取



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厚禮其德龍胡中以玄關州更初余  
吾州隸瀚海都督府正載初亦來朝

點曼斯

點曼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烏考比白山之旁或曰居  
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部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  
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鄧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  
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鄧支留都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  
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托斯云衆山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  
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  
腫以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女多以環貫耳  
俗趨仇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臨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為  
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  
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麵糜稜

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  
者為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  
黃羊羆紙鹿黑尾黑尾者以麀尾大而黑魚有莖者長七八尺  
莫痕者無骨口出頰下鳥鴉鴛鴦鵲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  
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  
為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折木為盾  
蔽眼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  
一燾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之號服貴貂狃阿熱冬帽貂夏帽  
金釧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礮賊者衣皮不帽女  
衣毳毼錦蜀綾蓋安西北延大食所習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  
柵代垣聯旣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  
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  
等宰相七都督二職使十將軍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無真諸



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禁有筍鼓笙箏篋盤鈴戲有弄  
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土水莫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  
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致留三日哭乃火之收其骨踰  
歲而為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不度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  
鶻正同法最嚴臨陣燒素使不稱矣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  
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  
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礪鶻  
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  
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  
之東有水曰劔何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  
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俄支其酋長皆為頡  
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木支腋蹠  
鞭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

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  
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  
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  
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  
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  
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  
物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  
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直云常與大食吐蕃葛祿  
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則鈔必任葛祿以待黠戛護送  
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回鶻即自稱可汗回鶻遣師  
伐之不勝阿熱特勝詎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  
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  
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



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  
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二歲至京師武宗大悅  
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  
相即鳩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  
結曼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  
阿熱著宗正屬藉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  
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  
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齒可  
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曼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  
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曼斯  
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  
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曼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  
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曼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

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白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  
鶩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匄侯利發歌  
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  
軍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  
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  
恒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侯或為娑匄  
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之代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  
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侯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  
為玄池都督府即用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侯部置金附州三族



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疆甘於開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之處烏德捷山者臣回紇在金以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損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變盛興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會不能達于朝

駝馬

駝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矢三萬人馬三十萬足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非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上境東西一月行南北

五日行土地嚴寒每冬

慎雪樹木不沒者纒一二尺至暖消

逐陽坡

浦皮反

以馬及人挽

一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

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

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盃隨水

草居止系木為井欄樺皮

並以為屋上床草蓆如氈而寢處之

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

紫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

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

隣代兒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永

徽中遣使朝賀

突厥謂駝馬亦名昌

昌昌

鬼國

鬼國在駝馬國西六十日

其人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

衣服鼻耳與中國人相同

只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粟噉鹿

皮及地駝馬國南三十日

至突厥施二十日行至

盜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其駝馬



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亦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沃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秃髮氏拓跋氏于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託丑亞曰當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符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上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約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也

與婚姻高氏娉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幣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辦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華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冊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



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  
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也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  
惟突厥吐蕃契丹等注固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  
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氍毹兼中夏明習漢法  
觀衣冠之儀自觀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  
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  
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婦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  
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  
恩旋生於過後乃婦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  
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  
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  
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

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從則晉  
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  
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向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  
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  
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  
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  
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  
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  
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  
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漠而  
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  
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剝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



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會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賦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狁內侵命將征盡境而還

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是爲中策漢武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克是爲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爲無策自古無得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搢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冠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與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又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利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



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  
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  
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况以爲嚴尤之  
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  
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  
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  
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  
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  
人之道也况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  
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  
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墾城濼城

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  
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  
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  
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  
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况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  
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  
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柰  
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  
之后也告趙王反吕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  
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  
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  
刃頭曼躬射其母而與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



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  
以息兆人之勤耳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眾莫之識  
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  
華夏連兵積年嚴左以為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  
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則覆亾居又畏逼收迹  
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  
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  
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  
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  
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  
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媼鳥  
若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  
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

職調陰陽不能革壘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治之姿毀  
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漢之信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  
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有踰於昔百人之西千口  
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  
隸齋毳毼之資邀綏綖之利者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  
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三千里之散於數萬里  
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感當其強  
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  
內攻嗚呼中國為羗胡服戰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  
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解守  
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此之不為而奔同即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奢謀  
夏變上國之風俗石中扣之正氣既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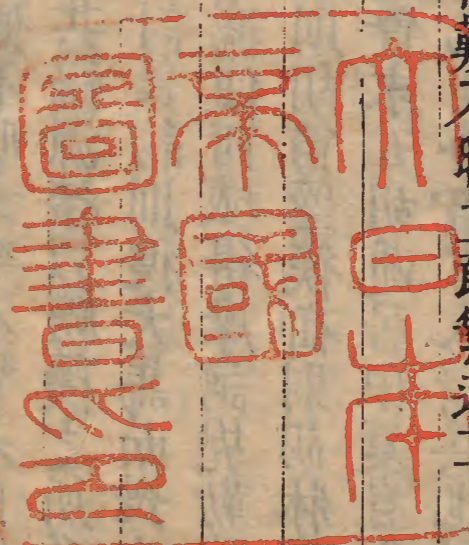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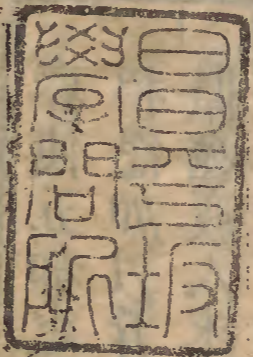


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至要也。上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久既亦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既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考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末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即垂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生則夏情湯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古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蓋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

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減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績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豕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既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



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  
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  
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玩聲色或窺圖史兼達  
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慙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  
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  
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寬政戊午



